

北京古籍叢書

北平風俗類徵

下

李家瑞 編
李誠董潔 整理



北京出版集團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北平風俗類攷

下

卷之四

風俗類攷

北京出版集團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北京古籍叢書

北平風俗類徵

下

李家瑞
李誠董潔
整理編

器用

石器

燕山石出水中，名「奪玉」，瑩白，堅而溫潤，土人琢爲器物，頗亂真。（石譜）

煖炕

朱弁炕寢詩：「風土南北殊，習尚非一躅。出疆雖仗節，入國暫同俗。淹留歲再殘，朔雪滿崖谷。禦冬貂裘敝，一炕且跼伏。西山石爲薪，黝色驚射目。方熾絕可邇，將盡還自續。飛飛湧玄雲，焰焰積紅玉。稍疑雷出地，又似風薄木。誰客鼠棲冰？信是龍銜燭。陽曦助喘息，未害搖空腹。惠氣生袴襦，仍工展拳足。豈惟脫膚鱗，兼復平體粟。負暄那用詫？執熱定思沃。收功在歲寒，較德比時燠。雖餘炙手焰，寧有爛額酷？矧當凝冰辰，炎帝獨回轂。元冥真退聽，祝融端可錄。嗟予亦何者，萬里歌黃鵠！偃仰對窗扉，妍煖謝衾褥。壯懷羞寵媚，晚悟笑突曲。因思墮指人，暴露苦皸瘡。頻年未解甲，蹈此鋒刃毒。遙知革輅中，肝食安豆粥。陪臣將命來，意懇誠亦篤。有奇不能吐，何術止南牧？君心想更切，臣罪何由贖？此身雖自溫，此志轉煩促。論武貴止戈，天必從人欲。安得四海春？永作蒼生福。聊擬少陵翁，秋風賦茅屋。」（見中州集）

官友鹿煖炕詩：「朔野號天風，射我玉肌粟。朝出狐謀裘，夜卧鷲拳

足。脛縮被生稜，半牀未嫌促。譬以地賂秦，尺寸不可復。巧者一何巧？置塾定方幅。東西依兩坦，寬平半橫屋。北戶墜嚴威，南榮就朝旭。最宜列高牕，取便寫文牘。朝治夕以成，稱名混土俗。繚之青蘆灰，緣以白文木。施簾有餘地，兩端置箱籠。不因徐孺懸，難容孟叟跼。朝客躡履升，文茵疊方褥。蓐食憐淮陰，長跽笑籍福。瓦溝馳炎官，花磚隱回祿。文明耀地中，象取明夷畫。挾纊難比溫，吹葭未云速。壁燈滴香穗，頂棚燥葦束。借煖活花卉，收煙種菜菔。凍蝎跂若行，寒蠅癡不伏。誰嘲竈下養，此非厝薪宿。惡卧兒不啼，吉夢婦頻卜。紙窗捲風簾，非煙散遙矚。市聲穿枕來，鬧坊賣漿粥。爬羅出餘燼，透露發新燭。棄灰當途高，秦法不可督。福過易生災，寵多乃延辱。炙手詎足誇，熱中亦宜沃。坂或名頭痛，國如號身毒。飲冰消煩心，嚙水豁矚目。抽新冷翠釜，炙涼一反覆。我作煖炕詩，主文寄忠告。」（恕堂甲乙遊草）

北人以土爲牀，而空其下以發火，謂之炕。（日知錄）

彭孫貽帝京十二詠炕詩：「游戲鳳城中，向夕投棲止。所遇咸土床，瓠璧以作第。空懷莞蓐夢，徒有形骸累。曲肱驚枕石，企脚虞觸趾。身非雪窖人，凶塊空坑委。著火更焚和，重茵尚如燬。必也條侯健，堅卧能不起。惆悵溫柔鄉，先生且休矣。」（茗齋集）

燕地苦寒，寢者不以牀以炕，室無東西南北，炕必近前榮，貧家一

塵，衾枕之外即街巷，婦人安坐炕上，市販者至，湯餅肴藪，傳食於窗牖中，或竟日不作廢廖之炊也。（薊邱雜抄）

燕齊之俗，人家土炕，多近窗牖，疑古亦然。（羣經別解）

尤西堂偶見詩：「炊無曲突卧無牀，砌得磚甗近炕旁。少婦日高猶懶起，擁衾側卧煮羹湯。」（西堂小草）

燕地苦寒，寢者俱以火炕，炕必有墻，墻有窗戶，貧家無隙地，衾枕之外即街道矣。婦人眠炕上，聽有賣湯餅肴核過者，即於窗戶傳入。（燕京雜記）

京師火炕，燒石炭，往往薰人中毒，多至死者。（茶餘客話）

燕地苦寒，冬時比戶皆卧熱炕，西山之煤價不甚昂，頗獲利濟。（水曹

清暇錄）

清宣宗火炕詩：「花氈細布擅奇工，暗熱松枝地底烘。靜坐祇疑春煦育，閒眠常覺體冲融。形參鳥道層層接，理悟羊腸面面通。薦以文裯饒雅趣，一堂暖氣著簾櫳。」（養正書屋全集）

北人以土爲牀，而空其下，以置火，名之曰「炕」。（兩般秋雨庵隨筆）

方朔暖炕詩有云：「燕山之寒南所無，十月重裘已擁狐。白日乘風面似割，夜氣一肅尤徹膚。欲卧又畏衾似鐵，獨坐往往依紅鑪。主人慰予勿復爾，有炕胡不生火乎？予初恐熱且蒸濕，快意不妨圖須臾。版坑三尺

掘至地，磚門八寸開如窻。石炭布滿木炭引，燄一發處光騰舒。覆以石塊使之下，地風盛扇地火噓。始猶直入響習習，繼乃橫出煙徐徐。三出三人熱已徧，美哉衾枕皆溫如。乍探曲躬既可免，再眠肌粟尤能除。三更轉嗽略爲渴，幾次將痰消成酥。美滿飽得歡喜乍，一夢不知遊華胥。」（金臺游學草）

北方居民，室中皆有火炕，人門脫履而登，跽坐於炕，夜則去之，即以薦卧具。（清稗類鈔）

幽燕沙漠之地，風起則沙塵漲天。有鬼眼睛者，以魀爲之，嵌於眼上，仍以青皂帛繫於頭上。（析津志）

王世貞眼罩詩：「短短一尺絹，占斷長安色。如何眼底人，對面不相識。」（舟州山人稿）

正陽門前多買眼罩，輕紗爲之，蓋以蔽烈日風沙。勝國舊例，遷客辭闕時，以眼紗蒙面，今則無所忌也。（水曹清暇錄）

平光眼鏡，大抵以避風沙之侵人目中爲用者也，京師則有以魀爲之者，略如普通之眼鏡，曰「鬼眼睛」。（清稗類鈔）

梁家園舊城，今其城僅存土耳，壁皆爲人取去，其土皆真黃土，人取之和煤炭以燒，亦有即之作墓者，以其高堅也。（果齋集）

世所用雜盛蔬菜器，以竹木爲質，而文以漆，中分四格，或三或五，

蘆葦

兵器

乘輿

謂之「春櫟」，今都下櫟格，以鄆徽爲著。（宙載）

蘆、葦，通一物，北人以水旁下濕處生者爲葦，其細不及指；人家園池間所植者爲蘆，其幹差大；深碧色者爲碧蘆。（丹鉛錄）

燕古惟以幽名，迨元有神臂柱子之弓，神鳳摺疊之弩，筋蹄翎根之鎧，象掌躍圈之甲。（燕史）

余於嘉靖中，見在都一二翰林，有乘兩人肩輿出城飲宴者，以爲怪事，至萬曆甲戌，郎署往往有之，不復以爲異矣，同寮二三少卿，至乘四人肩輿，開路，出西北郭門，無有問之者矣。（觚不觚錄）

長安中苜蓿冷官，非鞍籠、肩輿、腰扇，固不出矣。今即幕屬小官，絕無策騎者，有之，必且爲道旁所擲掬。憶戊戌己亥間，余在京師，猶騎馬，後壬寅入都，則人人皆小肩輿，無一騎馬者也，事隨時變，亦其一也。（客座贅語）

外臣張蓋，京朝官張扇，自一品至四品大小卿皆用貼金黑扇，次翰林六科部黑扇，又次六科左右散秩，十三道御史，六部屬及中行評博等，黃油扇，扇之等三焉。外臣乘轎，京朝三品大臣乘轎，自四品卿寺翰林六科以至御史部屬乘馬，然四品京堂乘馬，而祭酒班小九卿之列自順城街乾石橋以南，造朝堂乘馬，以北進國學乘轎。（舊京遺事）

京朝官三品已上，在京乘四人肩輿，輿前藤棍，雙引喝道。四品自僉

都御史已下，止乘二人肩輿，單引不喝道。宋人喝道皆云「某官來」，以便行人迴避。明代閣臣入直，呵殿至聞禁中，今則至棋盤街左右即止，凡八座皆然，行人亦無迴避者矣。（居易錄談）

查浦輯聞載：國初諸大臣，乘輿呵護，雙藤擁扇。丙戌戒輿藤，惟擁扇。丁亥禁扇，背燭籠題銜。壬辰冬，聽乘輿、呵殿、藤扇，俱如故。近時大臣，雖乘輿設雙藤，然不擁扇，至各部曹咸乘騾車，並無掌扇燭籠筍輿矣。（水曹清暇錄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「一雙蕉棍轎前催，曲巷迴過喊若雷。更有雙鞭前叱咤，威風颯起滿城灰。」（見文武各官條）

昔正陽門專許輿人，車不准行，時京官無一乘車云。（藤陰雜記）

今京師乘轎者，惟王公及宰相尚書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轎又名轎子，有四人抬，八人抬之分，十年前多有之，近日除喜轎外，旅行用轎，殆已絕跡。（民社北平指南）

今兩京教坊諸妓家，門多設半扉，其上截釣起，或時歌姬輩立於內，露半身以窺客。（野獲編）

地窖，燕都雖有之，不及秦晉之多，蓋人家頗以當蓄室矣。其地燥，故不腐，其土堅，故不崩，自齊以南，不能爲也。

南北異宜，兔毫人北地，一經霜風即脆，故長安多用水筆，然不過宜

地窖

半扉

水筆

於傭胥輩耳。(以上五雜俎)

今京師以湖州李玉田所製最著名，十餘年來，凡翰林考差，庶常散館，貢士殿試，必用李製兔穎筆，其餘則通行水筆，仍用鼬尾毫製之，名曰狼毫。

藝文類聚引廣志云：「黃鼠善走，今俗呼稱黃鼠狼。順天人呼之黃鼬，好食人雞，捕取之，以其尾毛爲筆也。」按今所謂狼毫者是。(以上光緒順天府志)

塗壁以麻搗土，當時遂謂「塗壁麻」，謂「麻搗」。今京師圻壁，亦以毛細剉和石灰泥中，號曰「麻刀」，刀，搗之訛也。(長安客話)

塗壁須以麻搗上，京師人截舊麻索爲之，謂之麻搗。(京師偶記)

京師有摺疊卧褥，形如圍屏，展之盈丈，收之僅二尺許，厚三四寸，以錦爲之，中實以燈心，最雅。其椅榻等褥，皆用古錦爲之，錦既敝，可以裝潢卷冊。(長物志)

煤

北京諸處，多出石炭，俗稱爲「水和炭」，可和水而燒也。(戒庵漫筆)

西山產煤，每日駝馱入城賣之。(燕都雜詠註)

都門雜詠煤球云：「新興煤鋪賣煤球，鑪上全無火燄頭。可恨賣煤人作僞，爐灰黃土一齊收。」(同治都門紀略)

石炭，即煤，按今有生煤煤末之分，生煤如石，鑿成小塊，極賴然；

麻搗

卧褥

煤末，和黃土搖成煤球，然之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吳養原詠煤毬詩：「北地苦凜冽，西山富孕育。程材火發石，爭功燧鑽木。炊爨飫城市，剝剔厄岡麓。綱運鴉尾銜，囊壓駝背疲。談斤塊輪困，碾屑杵敲朴。雜以土盈畚，調之水滿斛。糜爛肉作齏，劑和米成粥。塗附婁搖搖，瀋拾何僕僕。驪龍珠走盤，蛞蝓丸推轂。搏土懷上古，打壘異南服。經或簸或蹂，記而沃而盪。不模不範成，相摩相盪熟。既堅雅奏周，爲圜乾畫處。鼎丹煉師藥，弓彈孝子竹。楚市宜僚弄，漢京韓嫣逐。丸泥秦關雄，炭團宋臣獨。利用超樵蘇，錫名假蹴踘。拂拭百骸黝，爬羅十指禿。列肆崇墉堆，布地廣場築。不畏元規汗，所賴趙衰暴。運掌箕舌勞，累卵檐頭簇。價高利倍三，春回律吹六。筐染崑崙膚，竈填洛姬服。茶鎗火乃文，酒座衣且燠。棄灰苛法除，懷核貧兒贖。解凍嬉印烘，御冬侈我蓄。尚元揚子經，守黑老氏穀。疇懲近墨敗，紛矜就燥速。中熱詎抱貞，外員益滋惡。即茲感物理，一爐煖宵讀。」（四朝詩史）

撒扇，其制用木柄，長尺餘，合竹作小骨二十餘根，用藍絹糊裱，兩面皆撒大塊金箔，放則遮日，收則入囊，自司禮監掌印至管事牌子，皆於宮中夏日用之，只是取陰，不能取風，其扇式如外之竹涼扇而不曲，長可二三尺，上闊下窄。（酌中志）

二十年來，京師士大夫不復用金扇，初則尚金陵仰氏伊氏素紙扇，繼

又尚青陽扇，武林各色夾紗扇，未幾，廢而不行，獨尚曹氏靴扇，溧陽歌扇，一時風會，雖小物亦然，殆不可曉也。（香祖筆記）

豐潤縣所製聚頭扇，凡常行油紙面，遍滿市肆。其佳者糊以高勾麗鏡面楮、繪畫人物，五綵絢爛。扇邊竹骨，亦嵌以象牙碑礫，然極庸俗，每柄取值數金，時人尚之，殊不可解。

二十年來，士大夫皆尚黑柿漆扇，乳金字畫，近則復古用白紙，然尚未行純金面。（以上水曹清暇錄）

京都竹枝詞：「人人相見遞煙壺，手內須拈草子珠。扇上若無鴉片鬼，此公缺典定糊塗。」（近時患鴉片癮者極多，好事者特畫此，以作前車之戒，然竟有執此扇而吸此煙者，此扇直賣銀十二兩一把，大抵踵事增華，故競皆有此以爲榮。）（見時尚門）

冬水堅凍，一人挽木小兜，驅如衝，曰冰牀，雪後集十餘牀，鑪分尊合，月在雪，雪在冰，西湖春，秦淮夏，洞庭秋，東南人自謝未曾有也。

（帝京景物略）

白胤謙冰車行：「長安歲晏車闐闐，九門道路咽不前。正陽橋柱早爲折，半載耗動水衡錢。橋下長流玉溝水，往日女牆今徧圮。罟師征逐衆魚盡，岸上行人嗟未已。鬻粟百丈結層冰，就中忽覩驅車人。搖搖繹繹往來速，琉璃汗漫絕纖塵。髣髴乘槎銀漢中，三里四里瑩潔同。未覺背間生毛羽，翊翊耳後聞天風。如此臨淵且無怖，兒童赤脚歡相驚。乘興寧須籃作

輿，騎驢不數山陰路。天子有道重四郊，守國何必事陞壕？追鋒接軫美遊敖，冰泮還應著小舳。（東谷集）

凌牀，今京師在處有之，一人挽行，滑如帆駛。聞明時積水潭嘗有好事者聯十餘牀，攜都籃酒具，鋪氍毹其上，轟飲冰凌中，亦足樂也。（倚晴閣雜抄）

京師臘月河冰結時，水面多設冰牀，往來絡繹，以供行客，其捷如飛，較之坐騎乘車，遠勝多矣。（陳檢討集）

沈存中云：「信安滄景之間，冬月作小坐牀。冰上拽之，謂之「凌冰牀」。今京師尚有此制，名「凌車」，其來遠矣。（居易錄談）

清宗室文昭京師竹枝詞：「城下長河凍已堅，冰牀仍著纜繩牽。渾如倒拽飛鳶去，穩便江南鴨嘴船。」（紫幢軒集）

東西二濠，冬月冰結，設木榻渡人，謂之「冰牀」，牀上可坐數人，一人挽之，疾於車馬，有好事者，聯屬數牀，置酒其上，東西往來，如泛銀湖，又如晶宮，亦一韻事也。（燕京雜記）

蔣士銓京師樂府詞冰牀云：「九門一夜頗黎合，玉帶彎環抱城脚。冰牀出碾輕綃痕，舟無檣牖車無輪。箱中坐客苦偏仄，放溜飛馳收不得。如蛇赴壑箭出弦，不利偏頗宜正直。止水可涉冰才能，無足而來牀氣力。未煩杯渡鴨頭波，已覺身遊水精域。陸行鬪捷車苦遲，共鼓貨狄那得知？」

輿夫莫漫耽耽視，且看東風解凍時。」（忠雅堂集）

冰牀，形類矮炕，跌坐頗適，炕足微裹以鐵，一人曳之，其行如飛。太液池金鰲玉蝮等處皆有之，然惟部曹辦事人員，方得乘坐，至於外城護城河中，更可附搭，其價頗廉，可省賃車稅馬之費也。（水曹清暇錄）

東便門至西便門，三冬凍合，設拖牀坐人，比車較省。（藤陰雜記）

清宣宗冰牀詩：「太液凍初堅，冰牀勝畫船。隨風疑解纜，跌坐儼乘仙。鏡面頻回復，湖心任引牽。澄清真可鑑，致遠達前川。」又：「形擬匡牀用代舟，相呼也泊大隄頭。粼粼素彩波心映，軋軋寒光眼底浮。行處晶瑩塵不到，牽來迅疾迹難留。更宜雪後游前浦，洞澈平鋪凍欲流。」（養正書屋全集）

江鄰幾雜志云：「雄霸間塘泊，冬月載蒲葦。皆用凌牀，雖官員亦乘之。」香祖筆記十引此而云：「今京師之俗猶然，謂之冰車。」按今京師不謂冰車，謂之「冰牀」，亦曰「拖牀」，言以一人牽之，拖曳而行也。（曬書堂筆錄）

彭蘊章幽州士風吟拽冰牀云：「拽冰牀，城濠下，疾如帆，駛如馬。朱軒繡轂黃塵中，凌牀十里生清風，泠泠踏遍白玉宮。白玉宮，芒鞋路，幾日東風吹煙霧，提壺挈榼公無渡。」（松風閣詩鈔）

光緒都門紀略冰牀詩：「十月冰牀遍九城，遊人曳去一毛輕。風和日

暖時端坐，疑在琉璃世界行。」（見市塵門）

冰牀，按用小木板牀，以鐵包其足底，一人以繩挽，行冰上，其捷如飛，每屆嚴冬，往來絡繹焉。（光緒順天府志）

冬至以後，水澤腹堅，則十刹海護城河二閘等處，皆有冰牀，一人拖之，其行甚速，長約五尺，寬約三尺，以木爲之，脚有鐵條，可坐三四人，雪晴日暖之際，如行玉壺中，亦快事也。至立春以後則不可乘，乘則甚危，有陷人冰窟者，而拖者逃矣。近日王大臣之有恩命者，亦准於西苑門內乘坐拖牀，牀甚華美，上有^六，如車篷，可避風雪。（燕京歲時記）

冰車，俗名拖牀，一名凌牀，又名托牀，俗呼冰排子，其形方而長，如牀，可容三四人，高僅半尺餘，上鋪草簾，底嵌鐵條，取其滑而利行也。人坐其上，一人支篙撐之，捷於飛騎，京師天津皆有之。撐者例備皮襖一襲，無客則自衣以禦寒，有客則奉客鋪墊，隨地雇坐，價甚廉。（清稗類鈔）

時尚新談坐冰牀詩：「鑿冰冲冲一之日，并坐□牀人促膝。城河如玉冰上行，行人晏息往來急。」

申涵光燕京即事詩：「移來內市旁松寮，呵殿聲回散早朝。拚得金錢矜意氣，素磁爭認舊哥窑。」（聰山集）

近京師宴客，器皿精緻，不獨外省所未見，即京師向亦未之有也。器

琉璃器

之由來，多出於內府。嘉慶十□年，磁器庫以庫貯充斥，請發出變價，□□年再發一次。於是，舊磁悉出，間有明代者。其式樣之工，顏色之鮮，質地之美，往時外人偶得具，必將珍爲古玩。今乃爲酒席之用，每一庖人且備至十數席，古云「美食不如美器」，官、哥、定、汝，何以加茲？（竹葉亭雜記）

琉璃廠原爲燒殿瓦之用，瓦有黃碧二種，明代各廠，俱有內官司之，如殿瓦之外，所製一曰「魚瓶」，貯紅魚雜翠藻於中；一曰「琉璃片」，以五色渲染人物花草，鍊成嵌入窗戶；一曰「葫蘆」，小者寸計，大或至徑尺，其色紫者居多；一曰「響葫蘆」，小兒口銜，噓吹成聲，俗名「倒掖氣」；一曰「鐵馬」，懸之簷，以受風戛者也。（倚晴閣雜抄）

王鴻緒燕京雜詠：「官廠玲瓏百物奇，琢成冰玉競春嬉。豪家買得琉璃扇，珍重風前付雪兒。」（橫雲山人集）

官京師者，入署視事，退則人自爲廬，或僦居民舍，其力不給，則旅食於荒祠客館，以庶幾無風雨憂。（愚山先生文集）

京師米燈，用鐵線掐成山水人物花草，襯以細絹，粘貼其上，加以渲染，幅幅如舊人畫，近日丹陽料絲燈，仿宋元畫冊，愈覺雅艷。（城北集詩註）

呂宋國所產煙草，本名「淡巴菰」，又名「金絲薰」，余既詳之前卷，

鼻煙壺

燈

租房

近京師又有製爲鼻煙者，云可明目，尤有避疫之功。以玻璃爲瓶貯之，瓶之形象，種種不一，顏色亦具紅、紫、黃、白、黑、綠諸色，白如水晶，紅如火齊，極可愛玩。以象齒爲匙，就鼻嗅之，還納於瓶，皆內府置造，民間亦或仿而爲之，終不及。（居易錄談）

都門竹枝詞：「宣德青花郎霽紅，成窰五彩最精工。方圓大小誇新樣，世事於今不尚同。」

又：「燒料煙壺運氣通，水晶瑪瑙命何窮？地須藕粉雕工好，纔是當年老套紅。」（以上見服用門）

鼻煙之來，始於滿人入關，雍乾以後始大發明，踵事增華，匠詡郢石之鼻，人參一指之禪。於是，有薰煙，有洋煙，其味之等級，可別酸、羶、糊、豆、甜五種。其貯煙之壺，有辛家皮料，及古月軒。其花樣大半屬陶器，有「五霸彈」者，繪雄雞五，作相鬪狀。聞另有名「蠟蠟白菜」者，振羽若鳴，拈鬚欲躍。後有匠心獨運者，以水晶爲壺，用象牙爲杖，反面作各種圖繪，亦有書作清語及漢字古文者，筆墨所施，盡其精妙。又有所謂「曼殊餽餽」，亦名「鞭子餽餽」，如西洋之糕點。其發明之後先，亦與鼻煙同時，故以上兩肆，能互相爲用之妙，亦有設於花肆中者，則取茉莉諸花點食，皆是麵質，雜以牛乳和糖，及雞蛋爲之，歲時餽送，宮寢薦新，幾若必備之品。近則狐裘臺笠，京國重來，此類諸肆，閉歇已久，